

民俗

第四册

庚 俗

合订本第四册

上海书店 影印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

民俗學會徵求會員啓事

研究民俗學，就是研究活的歷史，不特歷史學，社會學，心理學，宗教學，等等的問題，由民俗搜集與研究，俱可以幫助解決。本會以學問為公共事業，要在共力進行；更加以民俗學在我國尚在幼稚時期，尤當力求策勵，凡屬同情於本會而帮助下列的事務者，無論校內外，皆得為本會會員：

- (一) 能於書本或實物上有所研究，作為著述者。
- (二) 能從事翻譯或介紹西洋民俗學研究及其材料者。
- (三) 能供給一鄉一村的一種切實的敘述或材料者。
- (四) 能幫助本會搜集風俗的材料或物品者。（送贈者固佳，即代本會購買者亦給回原價。）

至會員應享的權利，則視其助力大小，酌贈本會定期刊物或叢書，邦人君子，盍興乎來！

民 話

第六十六期

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

目 錄

插圖二幅

福建三神考序	魏應麒
湖南唱本提要序	容肇祖
傳說與史實	張冠英
蘇東坡浪蹟摭誌(嶺南的)	張冠英
蘇東坡故事	鍾梅山
肇慶的幾處古蹟及其傳說	林自立
肇慶龜頂山的一段迷信的傳說	黃友棣
林大欽的傳說兩則	張仲傑
漁船為甚麼不沈(重慶的民間傳說)	徐 勻
梅縣的情歌	林 幹
梅縣兒歌	林 幹
翁源兒歌	清 水
東莞謠語十六則	袁洪銘

(中華郵局特准認為新聞紙類)

福建三神考自序

魏應麒

我為什麼編著這一本「福建三神考」呢？惟一的原因，是起於編纂「五代閩史」的緣故。關於這點，我在「編纂五代閩史的引言」裏曾說道：

我福建人也，福建之開闢雖遠在秦末，（見史記閩越列傳），但草昧之初，尚歲饑自守，其「列上庠通上國」者還在於唐代的中葉，（韓愈的歐陽詹哀辭謂閩人舉進士自詹始，此言雖誤，但最少可以說在歐陽詹以前，閩中文化並不發達。）降至黃巢之亂，王審知兄弟率兵入閩，綏定閩疆；因此中州的士族前來投靠的不知其數，一時左海文風於以丕變，遂開「海濱鄒魯」之風。現在看來，這筚路藍縷的功勞，真不可沒，然而，我們翻開福建通志一看，關於他們的事蹟只寥寥兩頁，而當時的文化之關係如何，民衆生活之狀態如何，並無一語道及；新，舊五代史也是這樣；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雖較為詳賅，然對於此方面也少談到：這樣那能令人滿意呢？

五代閩之所以重要，不僅在其為福建的時代精神，而1，中原民族與南方民族的混合，2，海外的交通與今日的華僑，這兩點尤為歷史上的重大問題。

我本此意思，就想編一部「五代閩史」；並擬了目錄如下：

- 1，五代閩的統治者；
- 2，五代閩的領土及其與各國的關係；
- 3，五代閩的各種制度及文化的事業；
- 4，閩固有的民族與外族的混合；
- 5，五代閩的商業與交通；
- 6，五代閩的民間的風俗及其生活；
- 7，五代閩的文藝及建築；
- 8，五代閩的宗教與神話；
- 9，五代閩給吾人的感想及貢獻；
- 10，大事表。

我擬定了目錄之後，本想就次序一章一章地做下去，後來因為某種關係，於是先着手編纂「五代閩的宗教與神話」一章。編纂既完，以臨水夫人，郭聖王，天后，這三人均係五代閩的時候的人，就決意做一篇關於他及她們的考，作為本章附錄。剛好這時顧容二先生各做了一篇天后考登在本所民俗週刊，這樣一來，我便可減輕一層負擔，止做兩位「神」的考了！隨後我把這許多有關係三神的東西彙合起來，作為「福建三神考」，並承民俗學會主席容肇祖先生的允許，列為民俗叢書之一。於是本書便呱呱墮地了！



宗教與神話是無階級的！它不僅能支配全社會的心理，而某一時代中的民衆的生活，風俗，藝術亦可從之探索而得其情狀。

至於交通，商業，學術，……因傳教而互相開拓，流瀰，尤為宗教特有的事實。此外宗教的產物之遺留於現在者，也都為人們所寶視，像埃及金字塔之於歐洲古代藝術，大秦景教流行碑之於中西交通史，殷墟甲骨之於中國考古學：都有其重要的價值。

五代閩的時代，可謂中原文化與海濱文化混合的時代，同時也可謂福建文化的過度時代，其意義的重大可想而知。所以我們對於當時的人而為今日的神，最少也應該考究它的傳說的演變情形到底怎樣。



在本書中，我們可以得到幾個關於神的見識：

第一，我們可以知道神道的勢力是一步一造成功的，時代愈後，則其偶像愈大。

第二，我們可以知道除「福善禍淫，述果報，補教化所不及」的神道之外，此救災捍患的神，尤為民衆所信奉，則其痛苦無告迫而乞援於冥漠的衷懷，實為他們自行安慰心靈的一種好方法。

第三，我們可以知道神是由人興的，人不興它，它便冥冥無聞，人一興它，它便赫赫如在了。而人所以興它的原因，多由於需要，需要不同，則所興之神亦異。

第四，我們可以知道神的生卒時代多半是後人耳食所加的，耳食不同，故加法亦不一。

第五，我們可以知道女神多半是女巫轉成的；她們死前既已傾動一時，則死後爲人所奉祀亦固其所。這樣就成了這一篇序。

臨了，我得向肇祖先生敬致謝意，因爲他在百忙中還寫一封信和我討論臨水奶奶。

十八，四，二五。

湖南唱本提要序

容 肇 祖

漢儒「德成而上，藝成而下」的見解，遺留了下來，不知害了多少人，不知埋沒了多少藝術，不知廢棄了多少歷史上的材料。現在說古代的藝術，大家覺得可以說得出來的，楚騷，漢賦，六朝的駢語，唐詩，宋詞，等等，一切貴族的文學，便算完了。雅俗共賞的或平民的戲劇，歌舞，唱詞，小說等，似乎是跟着時代煙消雲散了！唐代的民間小說，敦煌藏本的明妃傳殘卷，痕爪的遺留，尤使人繫戀不置。

王國維先生苦心孤詣的作成了《宋元戲曲史》一書，說道，「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，其所貢於此學者，亦以此書爲多，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，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故也。」這是一種很沉痛的話。爲什麼這些「道人情，狀物態，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」的一種很好的作品，要等數百年後的王國維先生始爲蒐集及說明，而

使之驚為創獲？其他文學上的作品，彈詞，小說，唱本，劇曲，等，雖則是通行於民間，而手腕較低，技術較劣的，自然更沒人齒及了！

其實民間通行的文學，就是培養成民間的思想，感情，信仰，意志，行為的一種模型。談改造社會的，就是要改造這些模型；而研究民俗學者，便得要找尋這種材料以備研究某種社會及人民的思想，感情，信仰，意志，行為的起源及其關係。同時某時代某地方通行的作品，不啻有某時代，某地方的風俗現實於我們的眼前。

然而民間的小說，彈詞，曲本等，各地方常有各地方特殊通行的東西，充棟汗牛，俗書異文，翻閱不易。提要鈎玄，自然是需要該地方的人肯費一些時間，作成了這種工作，使他人容易的檢閱及參攷了。我從前讀着傳奇彙考一書，頗覺得這種工作，使人們可以在簡短的時候，得到許多曲本的內容。雖王國維先生評為「見解殊陋」，以及「分目所載亦與卷目有出入，校之總目，所漏尚多」（曲錄卷六）我以為體例獨開，不能不為誇許。近年小說月報社所出的中國文學研究，有鄭振鐸先生佛曲敘錄一篇，我亦覺為應有的，不可少的作品。去年與中山大學預科諸同學談及，大家覺得諸通行的唱本，小說等，有應作提要的必要，於是大家各限閱一種，作一提要，共得一百多種，以繁簡參差太甚，尙待整理，方可成書。

姚逸之先生於數月中，專心將辛樹幟先生所採集的湖南唱本清理出一固頭緒，成就了簡短的提要，自然是很可喜的一件事。其他各地方的唱本，小說等，如果都能各別的成功了這樣一類的容易參考的書籍，使研究民俗學者，省下不少的精力，進一步探尋，自當容易為功。

末了，我除了誇嘆辛樹幟教授的搜集得力，及姚逸之先生的提要敏捷外，並希望各地方都有人肯費一點工夫，為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做辛，姚二先生的工作。

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。

傳 說 與 史 實

——關於蕭何傳信的——

張 冠 英

事有不幸出於久遠，其傳說必有所不同；徵諸史乘，歷歷不爽。推厥端由，可得而言：蓋傳說之來，其始雖或本於事實，無如口耳相傳，顛倒難免，年湮代遠，增損不同，故其繼必流于紛歧。非若史實之筆著于書者，可經久而不變也。閒嘗覽史漢，旁耳鄉間傳聞，知蕭韓之傳說，不與史實盡同。爰錄而出之，僅亦博聞好學者所不廢乎！

(一) 關於蕭何的

吾鄉之言蕭何者，曰：某日，蕭何隱身書房，筆草法令，用

餐時至，猶不之輟。其母某氏趨而喚之，何應之曰唯唯。有間，復喚，亦應之曰唯唯。如是者三，何猶未出。及其妻某氏之請，始乃擱筆停書，振衣赴餐。至棹前，坐甫定，其母笑問曰：『吾子日夕皇皇，惟在法令，其知法必熟矣；然則「順妻逆母」者，當何如乎？』蓋何母之意，以其三喚不至爲跡近逆違，妻請而出爲順妻，故有是問。然所以發其疑，初無他意也。不圖言未既，何已泣然流涕曰：『順妻逆母者罪當斬。頃吾之過，法所不赦矣！』因自械刃刃于杵上，橫其身于臼中，曳其手，遂腰截焉。父母知之，痛不欲生，遠近聞者，莫不嘆息。然事已無可奈何，惟殮葬之爲急。易服（入殮時變易其衣服也）之際，于何巾帶間得方帛一條，上書「不斬蕭何令不行」七字爲何所預書云。

按，若以傳說往，則蕭何爲殉法，即謂之作法自斃可也。以視史漢本傳所稱『……何病……孝惠二年相國何卒』「及贊所謂「蕭相國何……奉法順流，與之更始。淮陰酈布等皆以誅滅，而何之勳爛焉，位冠群臣，遠施後世，與閼天散宜生（皆幸免刑戮以天年終者）等爭烈矣」者，不無雲泥之隔！然傳說中之「造作法令」，則固與史實同。是知蕭何之傳說，其始必本于事實，流行既久，乃失實耳。

（二）關於韓信的

韓信亡楚歸漢，高祖重之，委以將職，兵威顯烈，所向皆捷。高祖嘉其忠勇，不可多得，歷歷封之。至于其後，竟無可名。

卒以「見天不殺，見地不殺，見刀不殺」封之。無何，韓信坐反，主上患之，遂計給韓信，信乃力疾而朝。上欲立斬其首，昭告天下；然言念前封，事又不果。幾經躊躇，始得其法，——因械韓信于未央宮八層樓中，殺以麵刨云。

按，此與史漢所載，十八不同。如「見天不殺」等之封制，不但漢代無之，即伊古以來，亦未聞也。所稱未央宮，亦異於史漢所載『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』者。若夫八層樓，則更不知其所本矣！

噫！同一之事實，而史實傳聞，各異其趨：豈當日本有其事，以爲爲史者所佚歟？抑傳聞之異于史者，皆流俗之謬傳歟？不可得而知也！

十八，四，十三早上

蘇東坡浪蹟摭誌

——嶺南的一一

冠 張 英

大凡天下的山川風物，不怕牠是很僻陋的，甚或至於蠻方的都好，只要一經名士的品題，便可以與高山流水，同其永譽。若韓愈謫潮，則江以韓稱，山以韓名，迄今千餘年，依然傳誦人間。以此推之，與韓愈同佔唐宋八大家之一份子而以兵部尚書下謫嶺南的東坡，其所棲遲的地方，謳吟的事物，不當有許多蔚爲盛

蹟的可能嗎？我的內心，時或這樣想。

果然不錯，當我着手向府州縣志找查宋正灣先生年譜的資料的時候，處處都羅布着東坡化的事物，給我推想的証實。前賢遺蹟，（？）世所樂聞，耳目經見，不忍便棄，所以雖在聽受百忙之下，終以寫成東坡嶺南之浪蹟。疏列所得，有如下方：

（一）東坡荔（廣州府志）新會縣寶積院，在金溪山，元末毀。昔傳鍾鼎居此，蘇軾來訪，鼎戶已解，因種荔枝於院右，名「東坡荔」。

（二）東坡臺（通志）在府城南，開元寺東；宋蘇軾嘗寓此間，因以為名。

（三）蘇公樓（明統一志）在海康縣西湖上，宋蘇轍謫雷州時寓此，其兄軾同時謫儋耳，亦處此月餘，後改為祠，仍祀蘇公。

（四）坡亭（肇慶府志鶴山縣）在坡山石瀑山麓，前逼大江，東坡謫儋州，過此，流連旬日，鄉人企之，為築坡亭。

（五）懷坡亭（海康縣志）即雷音堂舊址，在天寧寺內，邑人建以懷東坡者。

（六）元妙觀（府志）在府城內，內有象妙堂，蘇公像。

（七）乾明庵（府志）在萬松山下，宋蘇學士賦題額。

（八）合江樓（通志惠州府）在府城外東西兩江合流之處，宋蘇軾嘗寓此。志載蘇軾合江樓詩並記，茲省錄之以縮篇幅。

（九）青樂軒（通志合浦縣）宋蘇軾元符三年自儋至廉嘗寓此

，並有題秦少游書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于「青樂軒」。

(十)崇明書院 (通志)石城縣崇明書院，在縣西一百二十里，宋蘇軾建，後廢，改建于縣治東隅。

(十一)三賢堂 (通志海康縣)宋知軍事陳大震建，在平湖書院，內祠寇準并二蘇。

(十二)十賢堂 (通志)在海康縣西湖傍，宋咸淳間建，以寇準二蘇秦觀李綱王岩叟任伯雨李光趙鼎胡銓十賢為名。

(十三)開元寺 (通志瓊山縣)在東坡亭之右，有東坡書額。

(十四)龍泉寺 (通志南雄州)在靈潭都麒麟村中，蘇東坡有留題。

(十五)惠通泉 (通志)瓊山縣有三山菴，在縣東五十里，內有惠通泉，輿地紀勝昔東坡經此，僧惟德以水餉東坡，味類惠山，因名。(案東坡全集有瓊州惠通泉記)

(十六)興廉村 (通志海康縣)東坡自雷適聚，宿邑屬淨行院，有詩，詩題作「興廉村」。

(十七)東亭 (通志海康縣)在雷州，宋蘇軾故廬。

(十八)東坡書院 (通志瓊山縣)在郡城北，宋蘇軾謫瓊州時，嘗廬此，有雙泉遺蹟，坡後北歸，郡人思之，建書院肖像以祀，趙文敏題額。

(十九)錦衣堂 (通志瓊山縣)在東坡書院中，邑人以蘇續筆軾詩有「錦衣他日千人看」之句，築此刻進士題名。

(廿十)三賢祠 (通志)澄邁縣布政司廢行署在州署東，後改爲三賢祠，祀寇準并二蘇。

(廿一)賓燕亭 (通志澄邁縣)在城南，宋蘇軾舊居。

(廿二)通潮閣 (通志澄邁縣)一名通明，在縣西，宋澄邁驛閣，蘇軾嘗憩此，李光晝扁。

(廿三)東坡故居 (通志澄邁縣)在州城南，東坡至儋耳，軍使張中請館于行衙，又別飾官舍爲安居計，朝廷命湖南提常平蒞必書察訪廣西，遣使臣過海逐出之，遂買地築室，爲屋三間。

(廿四)東坡故居 (惠州府志歸善縣)在白鶴峯上，宋蘇謫惠，卜居於此，有德有鄰堂，思無邪齋，娛江亭悠然亭及硃墨池沼，又有東坡井，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，居民官舍，焚蕩無遺，獨留東坡故居，致奠而去。

(廿五)大雲寺 (通志)在惠州，宋蘇軾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，薄草汲游大雲寺，野飲松下。

(廿六)棲禪寺 (惠州府志)在歸善西三里，宋蘇軾嘗游於此，故其詩云：『平湖春草合，步至棲禪寺。』

(廿七)放生池 (惠州府志)永福寺在府城西西湖上，前臨雙湖，右爲坡公「放生池」。

(廿八)羅浮通院逍遙堂 (惠志)在西湖方華遠土，東坡遊于此，江月詩序云：『常夜起與客遊西湖，入棲禪寺，叩羅浮院，登逍遙堂。』

(廿九)載酒堂 東坡以別駕安置儋州，時負大瓢，行歌田野間，有謫婦，年已七十，謂之曰，南翰昔日榮貴，一場春夢耶？東坡大然之，因呼爲東夢婆，今儋州有「載酒堂」

(卅)白鶴峯 東坡寓居，在惠州府城白鶴峯下，昔有白鶴觀，東坡寓此，有詩云：「爲報先生春睡足，道人輕撞五更鐘，」傳至京華，章惇笑曰，蘇子尙爾快活耶！

(卅一)妙高臺 在靈洲寶陀寺，臺中祀東坡遺像，有石刻坡公詩，詩云：「靈洲石上寶陀寺，白髮東坡又再來，前世德雲今我是，依稀曾記妙高臺。」

(卅二)蘇泉 又曰東坡泉，原爲浮粟泉也，在瓊州城東，因東坡飲之，得名。

(卅三)蒲澗寺 白雲山麓，宋淳化元年建，距東坡來遊僅一百六十年耳，而今該寺壁間，鐫有海峯石上蒲澗寺等句，以誌其盛。

(卅四)東坡井 在元妙觀西廡，東坡所鑿，據風鑑云，當鑿時，得石，肖龜形，又名龜井。

(卅五)金山古寺 城西廿五里，宋紹興閩郡蘆惠齋所建，東坡謫惠州，舟泊于此，日臥感夢法僧請食麻糍，醒覺，立登山門，問其僧，曰祖師德雲，大限告終之期，生平最喜麻糍，設此恭敬東坡，自顯前身與夢之異云。

(卅六)六密寺 在花塔街，唐雲裕法師所築，原名淨慧寺，

因門額東坡所題六榕二字，人遂呼爲六榕，而淨慧之名轉隱矣。

(坡公以元符三年由海上內遷廉永，于九月杪重至羊城，留月餘，使者程屢立相約至寺爲會，留題六榕二字即此時也。)

(卅七)野吏亭 (通志)在惠州府治東北隅，紹聖初方守子容葺之，蘇軾記其壁。記見府志金石畧，茲不錄。

(卅八)坡公泊舟處 (肇慶府志鶴山縣)在蟠龍廟右，去岸五六尺，底皆頑石，僅一穴可下櫓，舟泊于此可避蚊，因東坡曾經此地故名。

(卅九)崇福寺 洪邁容齋續筆云，寺在金利山下，有閣臨江，標曰「鑒空」，東坡詩牌揭其上，蓋當時臨賦處也。

(四十)羅漢閣 (府志東莞縣)宋元符三年比邱祖堂建閣，成，走惠州，未記于東坡，惠有古舍利蘇公易以犀帶，并藏閣上，與作偈及舍利塔銘，再生柏贊。

(四一)鐵漢祠 嘉應州志鐵漢樓宋劉元城嘗安置于此數年，不以險阻動心，蘇軾以爲鐵漢，相傳城東南隅有元城書院，後人以祀劉元城，取蘇文忠「器之真鐵漢」語，名之曰鐵漢祠，後廢，不可攷。

(四二)井欄銘字 東坡所作書，銘見金石略，字則阮注未見。

(四三)誕道訶 碑在六榕寺，銘見金石畧。

(四四)題名 通志A.碧靈觀碑，東坡題名其上。